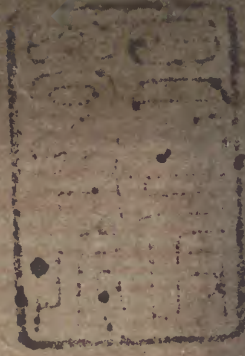


并辟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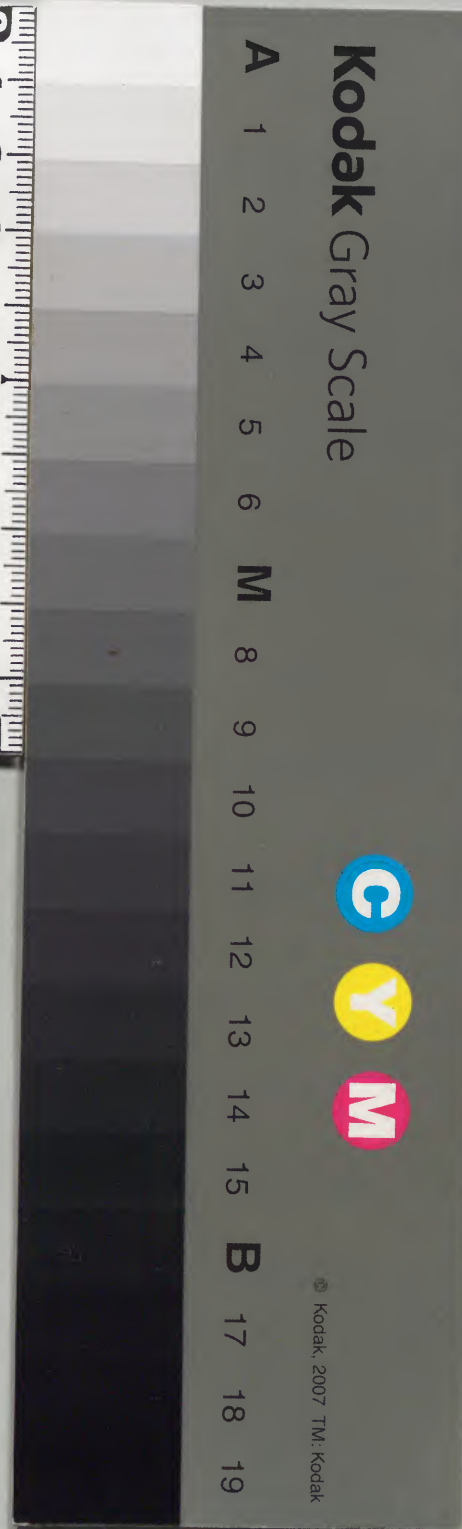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六	四
七	二	函	號
一	〇	册	架

内閣文庫
九五六四
一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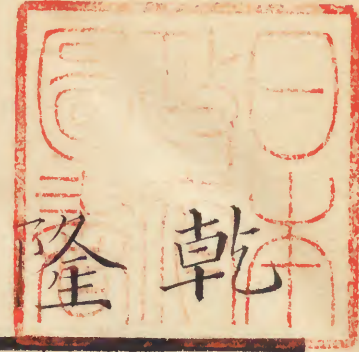
兵家三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564
冊數	10 (1)
函號	299 271

299-271



刻年申戊



泚
泚
百
金
方

福大將軍鑒定

淺草文庫

榕城嘉魚堂藏

倭平中為全諫

新輯百金文

蘇州蘇魚堂藏

蘇大將軍鑒安



并辭百金方十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乾隆四十年間始出。當時僅有抄本。字畫端楷。圖繪精詳。洵可觀也。至五十二年冬。前公中堂福奉命赴臺灣。有幕客某。曾以是書呈

福公。公覽畢。極為稱善。即命刻板榕城。未及印行。而臺匪平。板遂流落民間。莫有過而問者。嘉慶初。有竹溪王翁。遊閩中。以三百金得于漳州趙姓。始以印行。迨翁歿後。貧苦異常。板質他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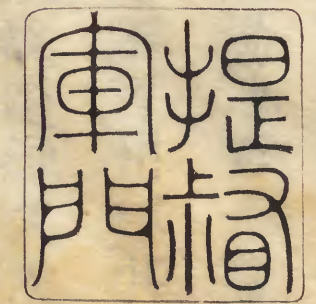
又三十餘年矣。余觀是書。實本于金湯十二籌。大約預備設防之策居多。而畧於攻城禦敵之法。為府廳州縣官之所宜備覽。俾得設施有序。捍禦有方。誠經濟之書也。道光二十年春。階平奉

命。由江南移督同安。入京。請

訓道。出吳門。金匱錢梅溪先生自虞山來。持以見。示舟中無事。為之校閱。正其謬誤。按并游二字。雖出于莊子。而終嫌其晦。擬易嘉名。尚書曰有

備無患。中庸曰。凡事豫則立。春秋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因名之曰備豫錄云。

誥授振威將軍提督福建全省水師事務統轄臺澎節制各鎮前提督江南廣西湖南三省軍務水陸等處地方軍功加三級陳階平奎五氏書



病恒在慳。故制器又次之。語云。兵可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此四者皆治于未病之方也。賣之糧。使敵因之以困我。授之林。使敵用之以攻我。智者不爲也。世之病恒在愚。故清野次之以戰爲守。則守固。不知犄角。泥丸自封。敗道也。世之病恒在怯。故險要又次之。學醫費人。學將費兵。青山綠水。畫本分明。世之病恒在陋。故方略又次之。此三者皆于警報既聞。而爲可戰可守之計。方之治于將病者也。令不行。禁不止。譬如驕子不可用矣。世之病恒在縱。故號令禁約次之。木先腐而後蟲生之。已先瑕而後敵入之。世之病恒在疎。故設防又次之。攻守相反。其

道相師。因敵轉化。弄丸解之。世之病恒在鈍。故拒禦又次之。蓋兵臨城下。威信不立。則無以靖內。智術不周。則無以禦外。三者皆治于已病之方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世之病恒在廢法。故營陣車攻次之。長江天塹。以限南北。使船如馬。南人之長技也。世之病恒在畫。故水戰又次之。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世之病恒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終焉。南北異宜。水陸異具。運用之妙。因形用權。故人無同病。病無同方。或攻馬。或補馬。或鍼砭馬。或膏丹馬。扁鵲復生。亦不外是。而病無

不可治矣。從來膺民社者。紐金章。縮墨綬。幸當無事。則循良報最。不數歲而致大官。不幸而小醜跳梁。內訌外亂。則倉皇急遽。束手而不知所爲。其平日忠義自許者。不過殉之以身。于國家之事。一無所補。其不才者。懷印微服。妻子不顧。涕泣而逃。泥首上官之庭。以求庇覆。苟不脫于憲網。則身膏斧鑕。爲人僂笑者。往往而是。苟得是書而讀之。則設施有序。可以生智。捍禦有方。可以生勇。何至生爲僂臣。死爲愚鬼哉。酒民幼好兵家者。言以爲七書雖多。十三篇盡之矣。及讀諸家之說。大抵誇多鬪靡。而精蘊或寡。非揣摩之書也。後于友人處。借得鈔本。城守書二種。

至簡至明。而可施諸寔用者。乃略爲刪節。合而編之。爲一十四卷。名曰并辟。百金方。蓋取莊子不龜手藥之意。用之而可封侯者也。或曰。酒民有是方也。何不挾之以干卿相。而自安于并辟。爲曰。酒民無食肉相也。山野之性。不受牢籠。且頻年病酒。自治且無其方。則是方亦俟善用之人爾。酒民非所能也。或曰。是編雖兼言戰。而寔主乎守者居多。未可以爲成書也。子安閒多暇。曷不刪輯古書之繁者。以編戰略。曰。此固酒民之志。而未逮也。酒民負病日甚。治生自急。何暇清談。或有能愛是方。而以百金買之者。自當日浮大白。以作後編。

歲在柔兆執徐。如月初吉。惠麓酒民書。

所入有... 惠麓酒民書... 且無其志... 歲在柔兆執徐... 如月初吉... 惠麓酒民書... 歲在柔兆執徐... 如月初吉... 惠麓酒民書...

并辭百金方卷首... 凡例六條

道德經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籍內載有握奇經一卷。六韜六卷。孫子

一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尉繚子五卷。三略三卷。三略直

解三卷。素書一卷。李衛公問對三卷。太白陰經八卷。武經總

要四十卷。虎鈴經二十卷。何博士備論一卷。守城錄四卷。武

編十卷。陣記四卷。江南經略八卷。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曰

記九卷。雜集六卷。共計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仰見

聖訓

聖訓

皇國香爐六時十四字... 中州王國... 杜... 川... 其... 言... 古... 皇...

并濟百金方總目

- 預備第一
- 積貯第二
- 選練第三
- 制器第四
- 清野第五
- 險要第六
- 方畧第七
- 號令第八

禁約第九

設防第十

拒禦第十一

營陣第十二

水戰第十三

制勝第十四

併游百金方卷一

併游百金方卷一 目錄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衝要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城宜備

敵臺宜備

城門宜備

牛馬牆宜備

幾動宜備

間道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濠宜備

城壕宜備

內濠宜備

巷戰宜備

暗門宜備

粟宜備

薪宜備

鹽宜備

精勇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京邊銃臺宜備

保甲宜備

水宜備

芻宜備

賢才宜備

伎藝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發四宜備

并游百金方卷一

并游百金方卷一

惠麓酒民編次

玉卮居士重訂

身處太平之世。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生民大幸哉。然古人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是在有心人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傳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有備無患。輯預備。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智伯使人之趙。請蔡舉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矣。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

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酒民曰。寓矢於廩。寓兵於柱。深心而託之于無心。實用而藏之以不用。

幾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科丁壯。儲廩。曰。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

衝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初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惟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具退走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

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無以贍軍乃籍戶三丁擇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趙彜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彜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中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巢自初起與李威張勉等戰皆忠武兵也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不蔡州果移兵擊陳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彜

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
按江南經略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令事也。
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事也。須提重兵以鎮
之。合羣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敵不敢越此。而他攻。是一城
而庇百城者也。

間道宜備

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冲。盡
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冲。則兵

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善攻者。攻敵所不守。善守者。守
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
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
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擗鼓。突出乎
平川。以冲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敗未可知
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
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
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

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渾。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取。淮。南。長。沙。以。與。淠。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

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出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故曰。間道宜備也。善守者如環。其謂是歟。

清流關間道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接壽州。宋太祖與暉遇。

于清流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懋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再至。聞諸邨人云。有趙學究在邨中教學。多智計。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大尉自量與暉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于君爾。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

不為備。斬關而人。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饒風顛開道

吳玠與金人大戰。饒風顛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強恃遠不備而滅。

春。炓。江。黃。道。拓。皆。弦。烟。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楚。卒。滅。弦。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又乏欲引還鄧艾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斃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濱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旌旗耀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暈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實濟采石

守者皆醉。遂克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
戍。望風盡走。陳主惟晝夜啼哭。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曰。
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閣舍人
夏候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
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陳遂滅。

卜漏恃輪圍不備而滅

政和中。晏州夸侖卜漏反。漏據輪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
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柝。布渠。答夾以

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
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獠。乃遣壯丁捕獠數十頭。束麻
作炬。傳以膏蠟。縛之獠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
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啣枚。引獠上。既及賊柵。出
火燃炬。獠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獠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
奔撲。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直前迫之前。
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

酒民曰。扼險者固恃險者亡。觀此三者。可鑑矣。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白築

斯城也宜備

城論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于是虞御攻。則高壘以衛之。虞直攻。則厚築以衛之。虞其迫于垣而隳靡也。復開隍池為衛。虞其遠于垣而憑陵也。復加裨院為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扞患。試觀古者公輸墨翟。相反而恒相師。

城基

築城先貴定基。譬猶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木大。其土實。斯人

開

力拔之不動。颶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於定基之始。務令根深。土實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者。或開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為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取成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為實土。若其地為鬆沙。為浮泥。必間墾令盡。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實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為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墾。可盡焉。至于基址廣厚。必較其所載者倍之。始妙。如築基不實。上下厚薄相等。不設敵臺。少犄角顧盼之勢。但利速就。

土未蒸篩。攪入瓦礫。四者皆築城所忌也。故不久而傾。

城制

凡大城除堦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堦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堦城身高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也。面加底不加不可也。底不加而加面。斷然傾覆。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堦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則不可守。此戚南塘確論也。故城有三宜。有八忌。詳之如左。

一宜高

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

後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篡父位。惡之。詔王晏球發兵會計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按五代史王都非智勇之將也城高則難犯如此形勝之
所以為要也

二宜堅

統萬城

夏王勃勃蒸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針入一寸許即
斬蒸土者于是堅如鉄石

周世宗京城

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鉄及蒙
古攻汴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三宜厚

夫人城

晉朱序鎮襄陽符丕圍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西北
角必疎薄故也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
西北潰便固守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按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
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夸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
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源高于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晉陽。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叛意。

曹操決漳水灌鄴。

曹操攻鄴，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韋叡堰淝水灌合肥。

梁韋叡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因戰破之。

吳明徹導淝水灌壽陽。

陳吳明徹進逼壽陽，導淝水灌城。城中若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

丁會壅汴水灌宿州。

苦

梁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宋太祖征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後師退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井人無類矣。

高岳堰洧水灌潁川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冲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堰成水大至城中懸釜而炊糧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居士曰明季賊李自成攻開封決黃河水灌城亦此類也

魏勝圍孤山

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寔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李庭芝包平山堂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

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天為災也。

匈奴壅絕澗水

漢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遂于城下壅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箝馬糞汁而飲之。

陳泰斷流水

漢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勾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

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救不及，安等孤絕，遂降。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遂破之。

高歡移汾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西川乏水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按孫武子地生稱，稱生勝，正謂量入數多寡以稱地形。廣狹也。睢陽之陷，固由食絕，亦由入盡。

人衆糧少，可待其潰，五忌。

司馬懿困襄平

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賊保襄平。司馬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從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盡。

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其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城中震懼。文懿大愆。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于梁水之上。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年駝岡。
幹滄不軍。抵都城西北。據年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益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蜀諸葛亮軍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弱勢。疑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趨山。

蕭承之數百人守濟南。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

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強伸潰卒三四千。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圍其三面。強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初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于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一酒民曰。諸葛亮萬人。蕭承之數百人。強伸止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人。亮示弱。幸而退。懿承之示強。幸而退。魏至于蒙古。則攻圍至三月矣。而強伸竟以力戰破之。爲攻更難。則所云單弱奪氣者。特爲庸料言耳。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以上人事失也。

總引

兵臨城下。而高貴鄉紳貌視有司。不行其令。論以積穀。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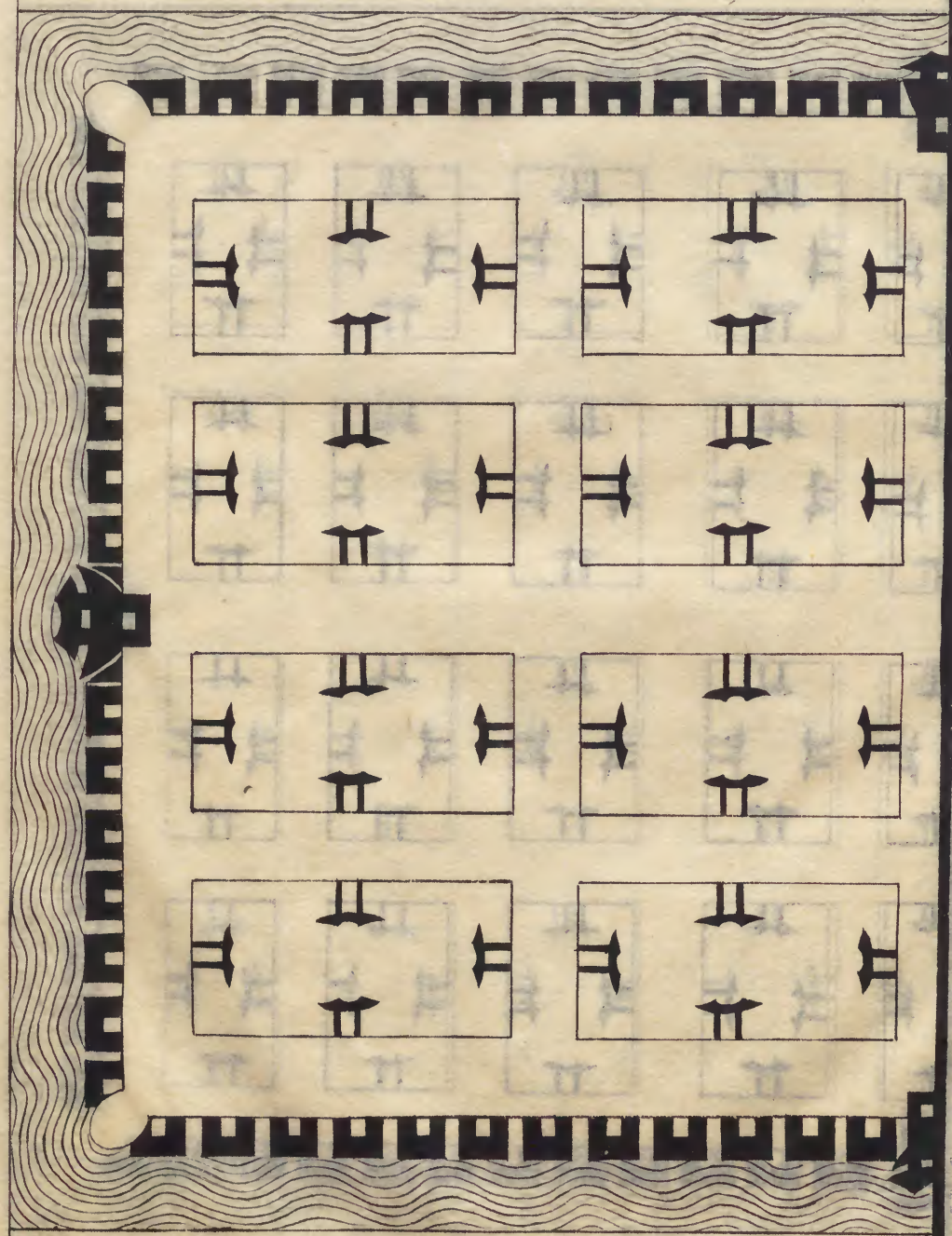
論以出下不聽高屋傳城恐賊乘之而上又不聽焚折困廩
在外恐賊因粮于我又不可聽徙藏坐視而城破而家亡而身
殉臍可噬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容不入軍既膺專城之
責則倔强者在所必繩

西域城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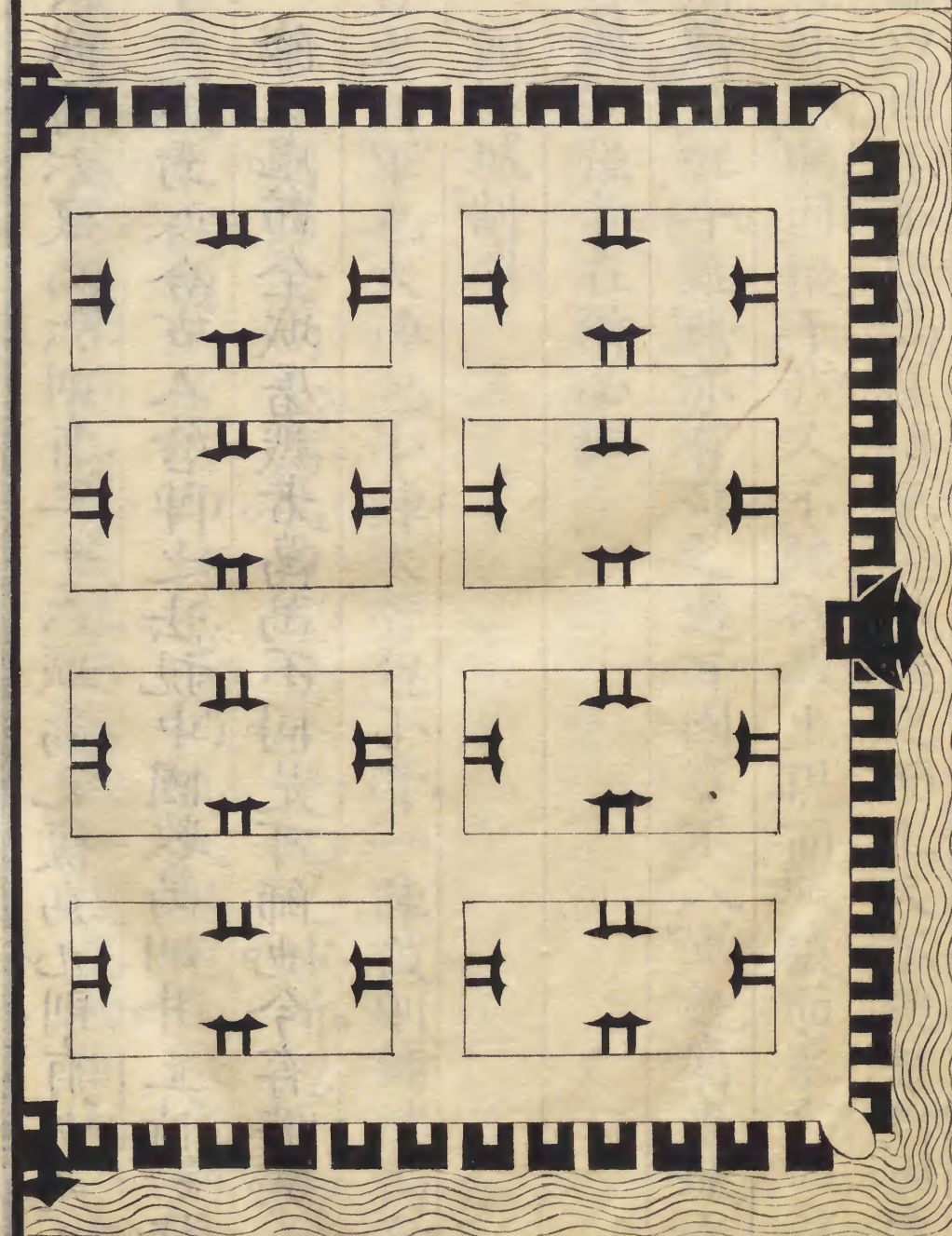
古之爲軍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一陣破則諸陣尚全
一營破則諸營尚全爲其曲盡分合變化之妙所以再無全
軍覆沒之理西域造城卽仿其意而爲大城包小城之制焉
或界而爲四或界而爲六或界而爲九四復爲四則有二十

六城焉六復爲六則有三十六城焉九復爲九則有九九八
十一城焉深合古人營陣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恃一牆
一隙疎虞而全城屠戮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今存其式

四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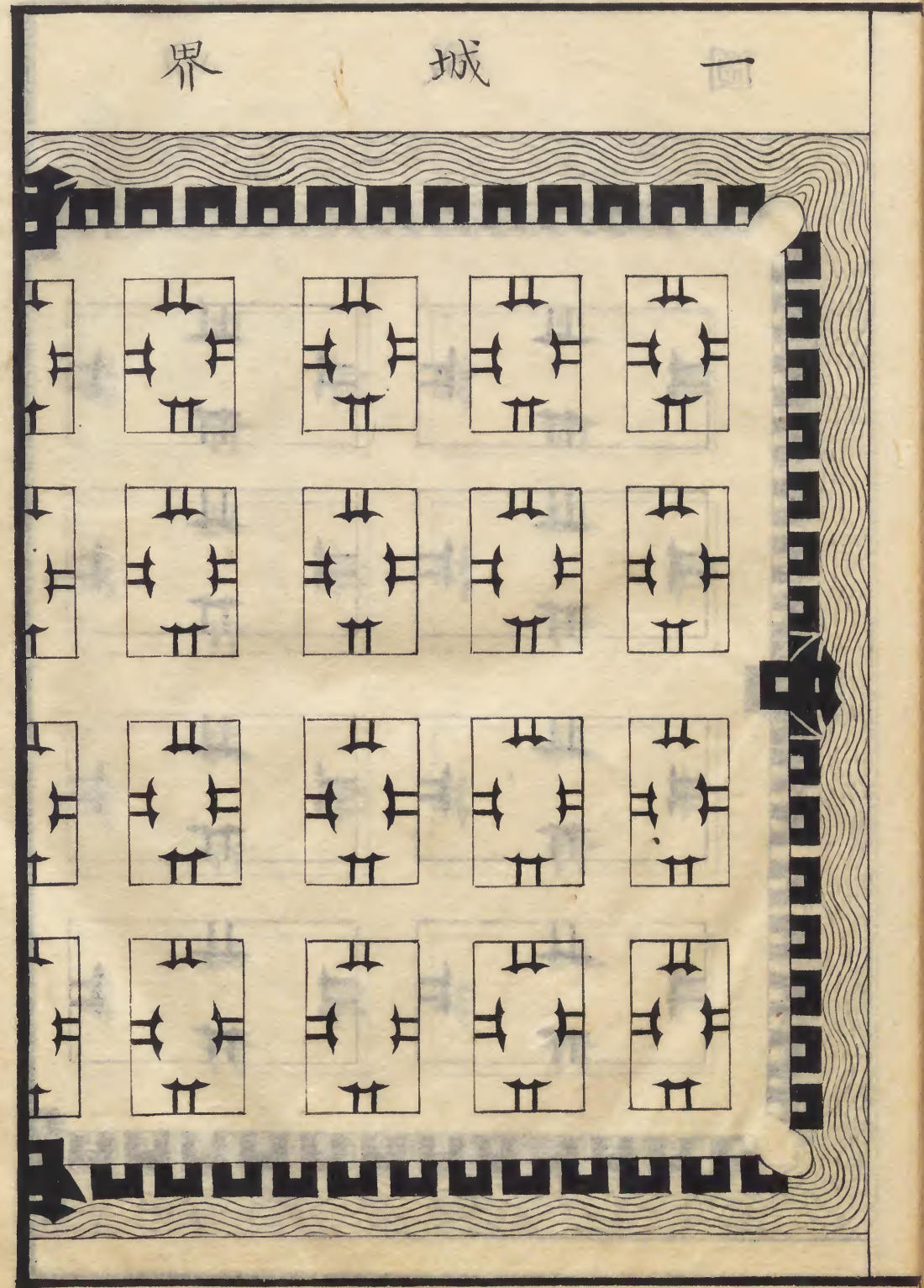


一城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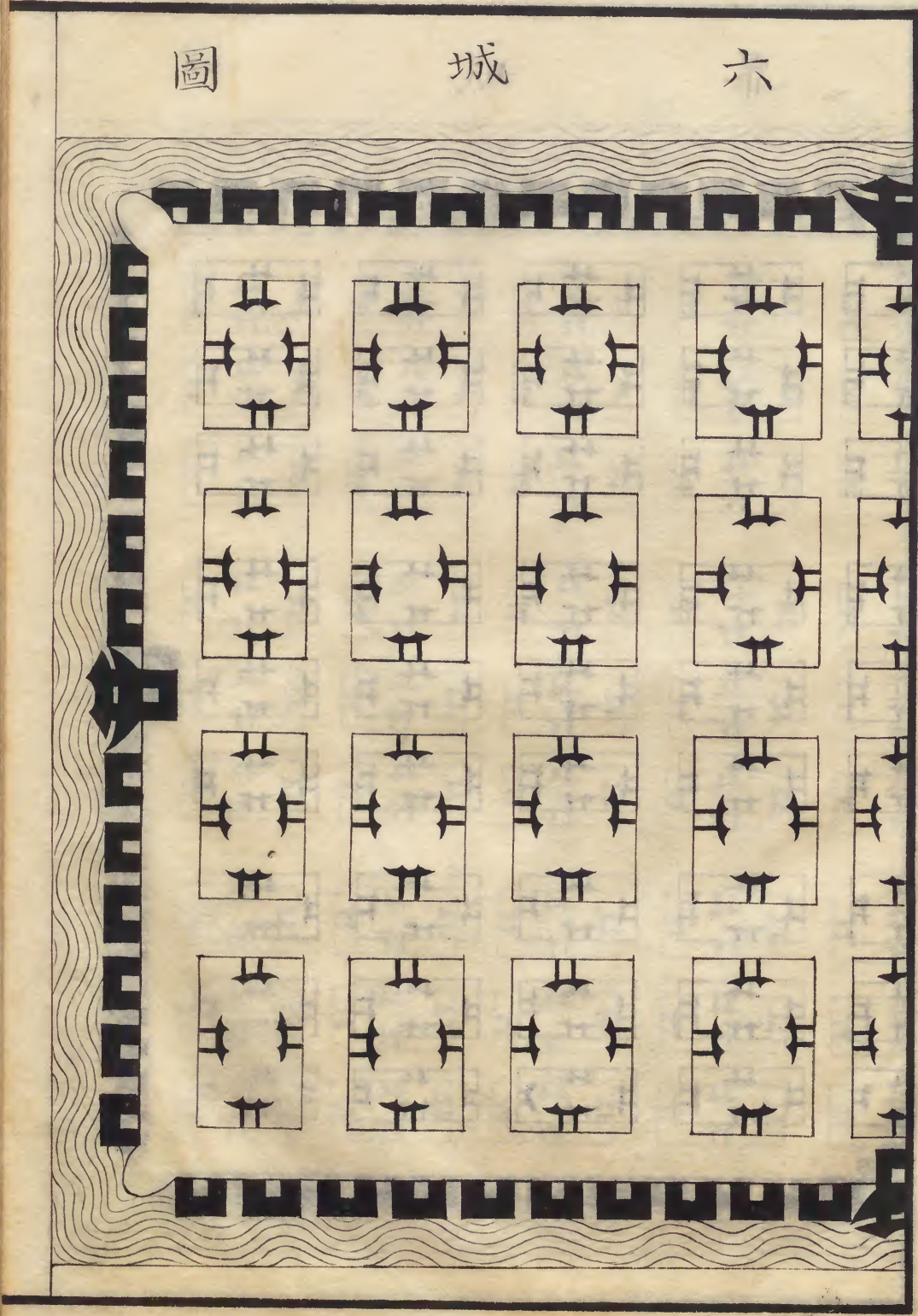


有誤
按依前後二圖此圖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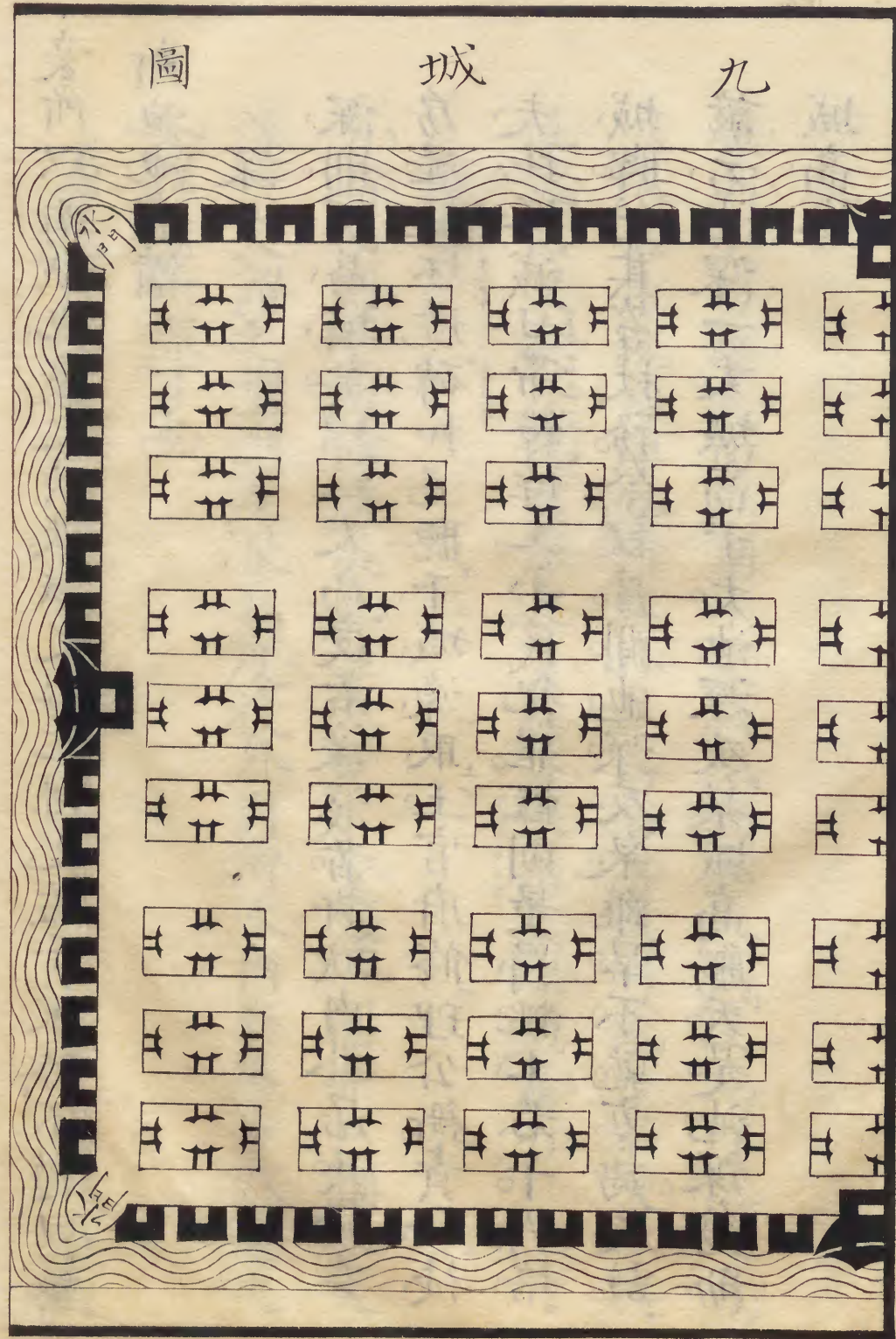
一 城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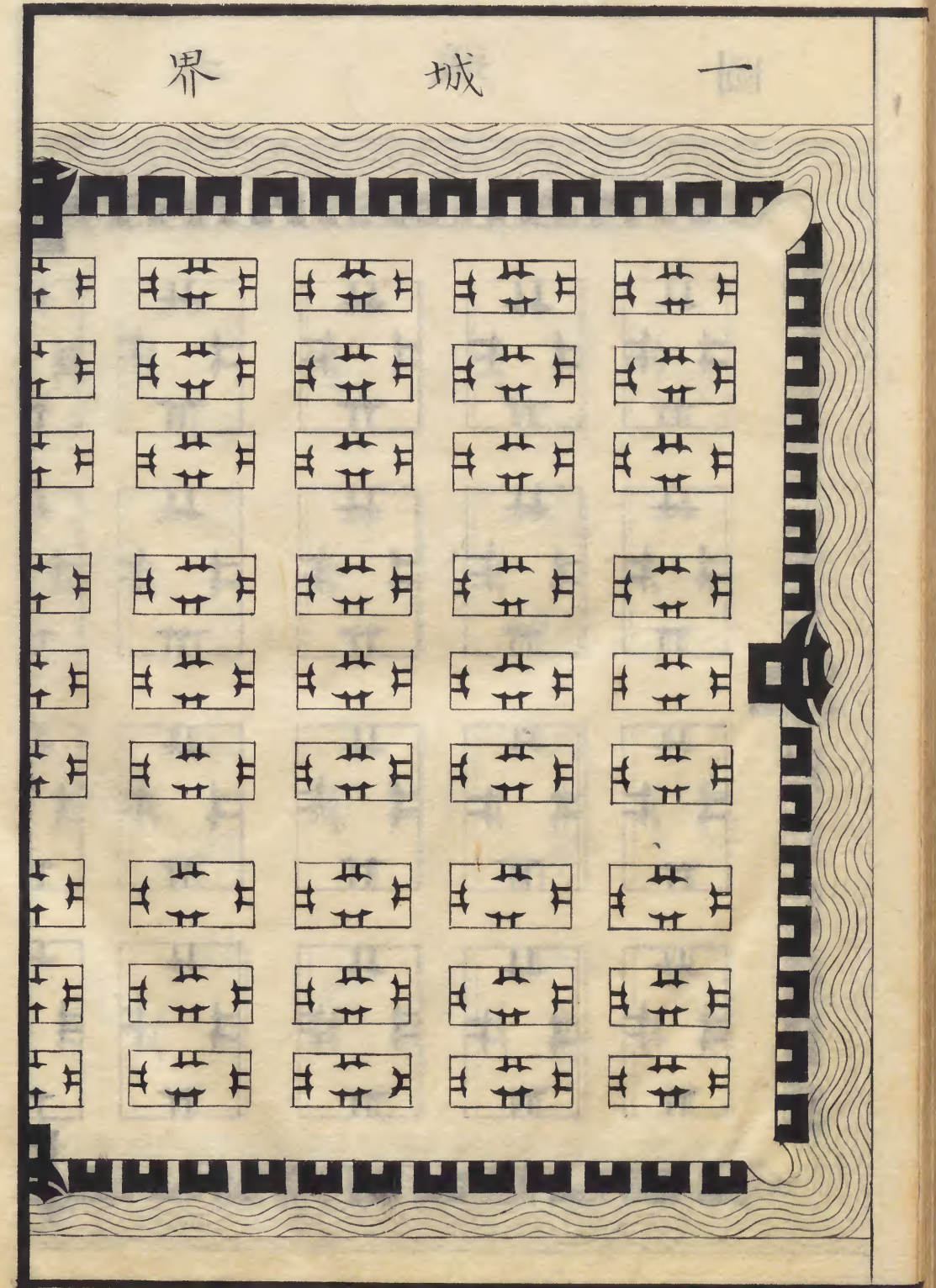
六 城 圖



九城圖



一城界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勝，不過曰鑿斯池也，宜備。

深

深則不易填矣。以三丈為度。若濠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葺房屋，托坯燒磚和泥，聽于城濠取土。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夫托坯，減日帶鐐作工。小民犯罪，輕則量罰挑土若干，內培城脚，免其笞杖。務令數月間，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為長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是池深愈助城高也。

廣

廣則不易越矣。面以濶十丈，底以濶五丈為度。凡作池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太遠則銃力不及，敵得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

暗窅

有暗窅，則不易偷渡矣。凡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為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霖潦之水，以助其深可也。

酒民曰：暗窅法甚妙，又當于中設置數道淺處，我則暗為

表識以便遣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椿

濠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于水中高與水平防樓船衝我城也

暗用鉄杙 杙餘力反槩也

後晋交州亂漢主襲遣其子宏操將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置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鉄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偏遁宏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鉄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輝攻九江李黼出戰大敗賊兵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

漢

潮

掘按子當作于

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鉄錐子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椿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由此觀之與其明用品字椿于水上不若暗用鉄杙于水中從來利器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掘坑坎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空閒安寘石條以拒臨衝吕公車翻梯踏雲車即有池之城内外岸上亦宜如此布寘是謂重險

馬燧引晋决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
邊警數至乃引晉水注城東瀦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
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固堤

孟宗政瀦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揚于馳騁乃于西北濠
外瀦水為濘以限騎

余闕三塹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深
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

挈此為江淮一保障焉

酒民曰今忠宣公三塹雖半為豪右所侵遺跡僅存然尚
能賴之以為無恐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貴為臺矣

臺論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正面對攻易于
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何必矢彈
對攻雖鎗銃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
不敢直前衝控是人恃城以為衛而城又借臺以為衛矣故

有城無臺。同于無城。有臺無制。同于無臺。全在制度盡善。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濶。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上留馬眼口。□□。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濶。以便左右取准。上蓋瓦屋。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雖守堦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空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真空眼。如前眼制以便窺覘。以便放鳥銃火箭之類。賊不知銃箭出自敵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轆轤尖頭木驢旱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石室圖

